

教父

捷

書

譯

馬里奧·普素原著

南天書業公司出版



教父

馬里奧·普素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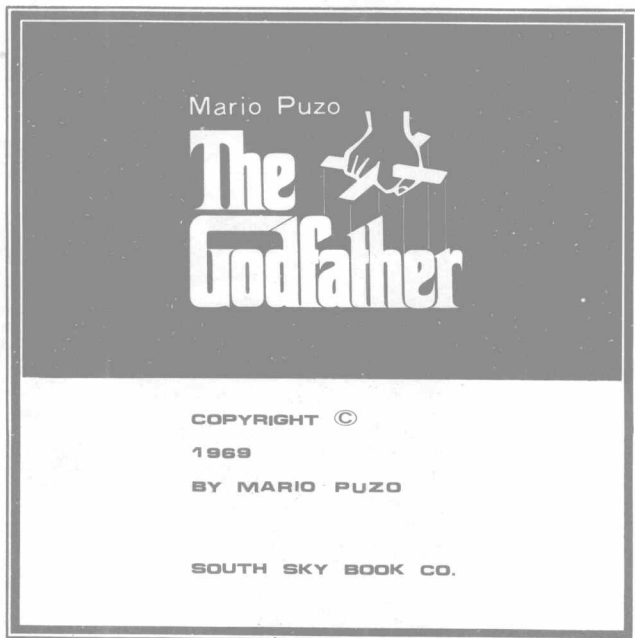
捷書譯



有所權版

本書已獲得
原著者
中文版權

南天書業公司謹識



馬里奧·普素原著
教父

譯者：捷書

出版者：南天書業公司

發行者

香港軒尼詩道一〇七至一一五號

印刷者：田風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華厦工業大廈

一九七三年九月初版



年長古·諾提桑

維多·古良年
馬龍白蘭度飾

第一集

每項龐大的財富背後
有一項罪行

——巴爾扎克

第一章

亞美利哥·龐納西拉坐在紐約第三號刑事法庭等候宣判；他希望法律主持正義，等待着那些曾經殘忍傷害企圖沾污他女兒的人得到應受的報復。

法官長得很威嚴，他捲起了黑袍的袖子，好像要親手對站在被告席的兩個青年施以體罰。他的臉色冷酷而帶輕視，但是亞美利哥·龐納西拉意識到有些虛偽，只是還沒有領悟。

「你們的行爲太無法無天了！」法官嚴厲的說。龐納西拉心裏想：對，對，簡直是禽獸。那兩個青年頭髮梳得光光，剪得短短，低着頭聽訓。

法官接着說：「你們的行爲就像禽獸，幸虧你們還沒有真正的蹂躪那個女孩子，否則我就要你們坐二十年牢！

「法官躊躇着，偷覷了面容憔悴的龐納西拉一眼，然後低頭看着他面前的一堆報告，縐眉聳肩好像是出於無奈的又說着。

「不過由於你們年青，沒有案底，家世清白，更由於法律的本質不是尋求報復，因此本庭判你們入獄三年，緩刑。」

四十年來職業化的哀傷已把龐納西拉磨鍊得喜樂不形於色。他那年青美麗的女兒，仍然躺在醫院中，下巴破裂，縫了針；而這兩個畜牲現在却獲得自由？這簡直太荒唐了！他望着他們的父母擁向他們的寶貝兒子。哼，現在他們可高興了，他們可笑了！

一股苦水，湧上龐納西拉的喉頭，冒出了牙關，他連忙用他白色的藏紗手帕堵住了嘴。他站在那兒，望着兩個小伙子走出被告席，臉上掛着笑容和自信，看都不看他一眼。他默默無言的讓他們過去，緊緊的用手帕堵住嘴。

現在那兩個畜牲的父母走過來了，與他年齡相仿的兩男兩女，不過衣著更美國化，他們慚愧的瞥了他一眼，但是在眼神中，却帶着揚揚得意的侮蔑。

龐納西拉失去了控制，衝向通道，嘶啞的大喊：「你們將會像我一樣的哭泣……我要令你們哭泣，就像你們的兒子令我哭泣一樣。」他的手帕現在已在擦眼睛了，兩個小伙子轉身想衛護他們的雙親，但被隨行的被告律師攔住；一個高大的庭警迅速的走過去，堵住龐納西拉所站的那排椅子的出口；其實這是不必要的。

亞美利哥·龐納西拉在美國這麼多年來，一直奉公守法，安居樂業。現在雖然怒氣沖昏了頭，恨不得買一名槍手宰了那兩個小伙子，但是轉身對他仍不了解的妻子解釋着說：「他們愚弄了我們，」他停了一下，打定主意，不計一切代價：「爲了公正，我們一定要去求古良年先生。」

在一家裝修非常華美的洛杉磯旅館套房裏，章尼·方丹像一般吃醋丈夫似的喝得酩酊大醉，他仰臥在紅色的呢

沙發上，對着手裏拿着的一瓶威士忌酒的瓶口喝酒，然後把嘴浸在裝冰塊的水晶桶中，洗去酒味。現在是凌晨四點鐘，狂醉的他幻想着：如果他守婦道的妻子一踏進門，他就去把她殺死——如果她回家的話。這時候打電話給他的前妻問問孩子的事已嫌太遲；他事業正走下坡，若打電話給朋友他們會覺得不對勁兒。回想以往他在凌晨四點鐘打電話給他們，會使他們高興、使他們受寵若驚，但是現在只令他們討厭。他想到當年走紅時的韋尼·方丹，吸引了美國幾位頂兒尖兒的女明星注意，他情不自禁的苦笑。

他大口大口的喝着威士忌，終於聽見他妻子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可是他繼續喝酒，一直到她走進房來站在他的面前。在他看來，她是太美了；天仙似的臉孔、熱情的淡紫色眼睛、弱不禁風而出線玲瓏的身材。在銀幕上的美是高貴的、充滿靈性的。世界上千百萬男人都迷上了瑪格·艾絲東的俏臉，而花錢去看她的電影。

「你跑到那裏去了？」韋尼·方丹問。

「找姘頭去了！」她說。

她估錯了他酒醉的程度，他跳過調酒的桌子，抓住她的頸子，但是逼近了那張俏臉和那雙可愛的淡紫色的眼睛時，使他的怒意頓消，下不了毒手，但她不該看見他抽回了拳頭而露出嘲笑。她尖叫着，「韋尼，別打我的臉，我正拍片子！」

她還在笑，他朝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拳，她倒在地上，他撲在她的背上，他聞到她嘴裏吐出的醉人香味，他揮拳打她的胳膊和柔滑的大腿，他打她就像他十幾歲時在紐約的一家餐廳揍那些小頑童一樣，這種懲罰不會留下鼻青臉腫的外傷。

不過他打她打得不够重，他下不了手。她對他浪笑。她四肢伸張的躺在地上，裙邊掀了上去，露出大腿，她一面浪笑一面嘲弄他說：「來吧，韋尼！那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韋尼·方丹站了起來，他恨透了躺在地板上的女人，可是她的美貌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盾牌。瑪格一翻身，用

舞蹈家的姿式一躍而起，面對着他。她學着小孩子似的一邊跳舞一邊唱着：「韋尼永遠不會傷害我，韋尼永遠不會傷害我！」接着她的臉上笑容突然收斂，幾乎帶了悲傷的神色說：「你這個笨蛋，管我像管小孩子！噢，韋尼，你永遠是個不解風情的傻瓜，你連做愛都像個小孩子，你仍舊以為男女之事真像你平常所唱的歌一樣。」她搖了搖頭又接着說：「可憐的韋尼，再見了，韋尼！」她走進了臥室，他聽見她鎖上了門。

韋尼坐在地板上，雙手捧着臉，失望和耻辱籠罩着他。然後是那股曾經支持他在好萊塢生存的蠻勁，使他拿起電話，叫車送他去飛機場，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他，他要回紐約去，回到有力量、有智慧、他敬愛的人的身邊去。那就是他的教父，古良年。

麵包師傅納佐利尼，長得像他的意大利麵包一樣短肥、粗硬，他怒目注視他的妻子、及笨的女兒嘉絲琳及他的下手恩佐。恩佐已換上有綠色臂章的戰俘制服，他害怕趕不及回營房報到。他是數千名獲得假釋的意大利戰俘之一，准許他們白天在美國人的店裏做事，晚上回營，他一直擔心誤了卯，假釋要被取消。對他來講，這個小小的喜劇目前已變成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了。

納佐利尼很嚴厲的問道：「你有沒有敗壞我家門風？你有沒有給我女兒留下麻煩？現在戰事已經結束，你知道美國就會把你踢回你家鄉，滿街大糞的西西里去。」

矮小健壯的恩佐，一隻手摸着心，幾乎要哭出來，不過他很聰明的說：「老闆，我對天發誓，從來沒有對您忘恩負義，我敬愛您的女兒，真誠的向她求婚。我知道我不配，但是假使他們把我送回意大利，我就永遠不能再到美國來了，也永遠不能與嘉絲琳結婚。」

納佐利尼的妻子費洛曼娜中肯的說：「別說那些廢話了，」她對她矮肥的丈夫說：「你知道你應該怎麼做，把恩佐留下來，送他到長島我們表親家裏去藏身。」

嘉絲琳在哭泣，她長得圓胖，不太漂亮，嘴唇長出稀疏的汗毛，她再也找不到像恩佐這樣英俊的丈夫，再也找不到那麼真心憐愛她的男人。「我要回意大利去住，」她對她父親尖叫着：「如你不把恩佐留下來，我就要離開這個家。」

納佐利尼嚴酷的看了她一眼，他的這個女兒是「熱情如火」，他見過恩佐拿着爐中的熱麵包，從她背後擠過去，加滿櫃上的籃子時，她用她豐滿的臀部去擦着他的前面。納佐利尼下作的想：如果不趕快設法，那個年青小流氓的熱麵包就會放進她的爐子裏去了！他一定要把恩佐留在美國，使他成爲美國公民；這種事只有一個人能安排——教父古良年先生。

所有這些人及其他許多人都收到康絲丹齊·古良年小姐的結婚帖子，喜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新娘的父親維多·古良年先生，雖然目前住在長島一座巨宅中，却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老朋友和鄰居。婚禮就在那所巨宅中舉行，這必然是一場盛會，喝喜酒會熱鬧一整天。美國對日本的戰爭剛剛結束，所以人們不必再擔心他們在軍中服役的子弟，喜事正合於大家所需要的興高采烈的慶祝。

因此在那個星期六的早晨，古良年先生的朋友們蜂湧的離開紐約城區到他府上道喜。他們帶了淡黃色的信封，裏面裝着現金賀儀——沒有支票，每一個信封中附有一張賀者的名片，同時也表示了對教父敬意——當之無愧的敬意。

維多·古良年先生是每一個人求助的對象。而且，他從來不讓他們失望。他不作空言許諾，也從不託詞推諉，你不必是他的朋友，也不必給他什麼報酬，祇要求一件事，你本人要向他表示友誼，不論懇求的人如何的無錢或無勢，古良年先生都會把那人的煩惱放在心裏，想盡辦法去爲他解決。他的報酬是什麼呢？只是友誼，或拜他爲「先生」，有時候是更熱情的稱他爲「教父」。或者，送他一些微不足道的禮物——一加侖自釀的酒或一籃點綴他聖

認餚餈的特製糕餅，僅僅爲表示敬意，絕不是爲了利益，不過它是默契，表示你受過他的恩惠，他有權隨時召你辦點小事，還你的人情債。

維多·古良年在他女兒結婚之日站在家中的大門口，迎接他所認識所信任的客人。其中許多人受過古良年的大恩，在這個親切的場合中，他們很自在的當着他的面叫他「教父」。即使在喜宴上幫忙的人也都是他的朋友；酒保是他的老弟兄，帶來的賀禮是喜宴全日所需的酒水和他自己配酒的技术。所有迎賓都是古良年兒子的朋友。園遊會餐枱上擺的食物是「先生」的妻子和她的朋友烹調和照料；而這佔地一畝的大花園中的綵飾是由新娘的女同學們所佈置。

維多·古良年先生迎接每一個客人，不論貧、富、貴、賤，一視同仁，決不冷淡任何一位，那是他的個性，客人們極力稱讚他穿了禮服多神氣，使外人看了很容易以爲「先生」就是那位有福氣的新郎。

陪他站在門口的是他三個兒子中的老大和老二。老大的名字叫桑提諾，不過除了他的父親之外，人人都叫他桑；老一輩的意大利對他側目而視，年輕一輩却把他當偶像。桑·古良年身高差不多六呎，在第一代美籍意大利人中是高大的一型，他滿頭捲曲的濃髮使他看起來更高些，他的臉型就像愛神邱必德，五官也一樣，除了那張弓形、厚而性感的嘴唇，令人討厭有深窩的下巴。他體壯如牛，據說他是得天獨厚，以致他的太太害怕與他同床。傳聞他年青時曾去過那些壞地方，連最健壯、最大胆的妓女，看過了那魁偉的器官後，都索雙倍價錢。

在婚宴上，有些寬臀、大嘴的年青女人，她們都冷眼打量着桑·古良年；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她們是白費心思。桑·良年不顧他的太太和三個孩子在場，一心打着他妹妹的債相露西·麥西尼的主意。這位少女心裏早有數，她坐在花園中，穿了一件粉紅色的禮服，黑髮上戴着花飾。在上週的婚禮預習中，她向桑賣弄風情，那天早上在禮壇前捏過他的手；一個少女不能做更過份的事了。

她不在乎桑·古良年永遠不會像他父親做一個大人物；他堅強、勇敢、慷慨、心胸寬大，但是他沒有他父親的

謙遜，而且脾氣暴躁，常常引致他判斷錯誤；雖然他是他父親事業上的好幫手，却令人懷疑他是繼承衣鉢的合宜人選。

老二法蘭迪利哥，也叫法蘭，他是每個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乖兒子；負責、忠心、永遠聽父親的使喚，三十歲還和父母住在一起，他身矮體壯，長得不漂亮，但是也有祖傳的邱必德型的頭，圓形的臉上長着捲曲的濃髮，弓形性感的厚嘴唇，不過那嘴唇長在法蘭身上並不性感，祇顯得頑固。雖然有點倔強，却仍是他父親的拐杖，從不頂撞他，也從不跟女人胡纏使他為難。除了這些美德之外，他沒有做領導人物的魄力和衝勁，他也難望繼承家族事業。

老三麥高·古良年，他沒有與父親及兩個哥哥哥站在一起，雖然他坐在花園中最悶靜的角落裏，還是逃不過來賓親友的注意。

麥高·古良年是「先生」最小的兒子，也是唯一不受「先生」指揮的兒子。他不像其他兄弟有着邱必德型的臉，他黑色的頭髮垂直而不捲曲，淺褐的膚色如果生在女孩子身上就漂亮了。他長得十分清秀，實事上「先生」有一段時期担心小兒子缺乏男子氣概；一直担心到麥高十七歲才放心。

現在這位小兒子坐在花園中最遠的角落裏，表示他決定與他父親及家人疎遠，坐在他旁邊的那位美國女子，大家都慕名已久，但是直到今天才見到。當然在婚宴上他曾經禮貌的把她介紹給每一個人，包括他的家人在內。他們對她沒有深刻的印象；她太瘦，太清秀，她的長相以女人來說太精明，而態度隨和又不像個少女，她的名字聽來也不順耳，叫做凱·亞當。如果她告訴他們她的祖上兩百年前已在美國定居，而她的姓氏也很普通的話，他們就會聳肩。

每個客人都看出來「先生」對第三個兒子不特別留意。戰前麥高會是他最寵愛的兒子，而且很明顯的，在適當的時刻會是衣鉢的繼承人；麥高具有他父親的冷靜、機智及天賦的領導魄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麥高不願父親的反對，志願投効美國海軍陸戰隊。

古良年先生沒意思讓小兒子死於戰場，他賄賂醫官，做了巧妙的安排，花了一大筆錢去防患未然；可是麥高已滿二十一歲，什麼也阻止不了他自己任性。他志願從軍，轉戰太平洋地區，升爲上尉，贏得勳章。一九四四年生活雜誌刊登了他的相片及戰績，一位朋友把這本雜誌拿給古良年先生看（他的家人是不敢的），「先生」不屑一顧的說：「他爲陌生人表演奇蹟。」

麥高於一九四九年因傷先期退役，他不知道這是出於他父親的安排，他在家中住了幾個星期，後來沒有與任何人商量就進了紐漢耶哈諾瓦的達摩士學院，而離開了他父親的家。這次他回來是參加妹妹的婚禮，順便把自己的未婚妻——一個普通的美國女子——介紹給他們認識。

麥高·古良年把幾位有趣的來賓的小軼事講給凱·亞當聽，使她高興。而他也由於她發現這些異國情調及對新奇的外國的生活體驗極感興趣而高興。最後她的注意力被圍聚在酒桶的一小群人吸引住。那群人是亞美利哥·龐納西拉，麵包師納佐利尼，安東尼·高波拉和路加·布拉西。她以她的機智觀察出這四個人都似乎不太愉快。麥高笑了，「他們不太愉快，」他說：「他們在等着見我的父親，他們有求於他。」實際上是淺而易見的，他們四個人的視線一直跟隨着「先生」。

當古良年先生站着接待客人時，一輛黑色的雪佛蘭轎車在林蔭路那邊停了下來，坐在前座的兩個人，從上裝抽出了記事簿，毫無掩飾的抄着停在四周的車牌號碼。桑回對他的父親說：「那邊那幾個傢伙一定是警員。」

古良年先生聳了聳肩。「這條街不是我的，他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桑憤怒的漲紅了臉。「那些混蛋，什麼人都不放在眼中。」他下了台階，橫過林蔭路向黑轎車停着的地方走去。他把頭湊過去，滿面怒容對着開車的人，對方毫不畏縮，只打開皮夾出示一張綠色的身份證。桑一言不發的退出來，對着轎車後座的門吐了一口吐沫就走開了，他是希望開車的人下車追他，可是毫無聲息。當他走上台階時對

他父親說：「那些人是聯邦調查局的，他們在抄所有的車牌，真混蛋。」

古良年先生早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他已通知了他的至親好友不要坐自己的汽車來參加婚禮。雖然他不贊成他兒子動輒發脾氣的愚蠢行爲，不過這次發脾氣也有一個好處，使對方以爲他們毫無警覺，事前未作安排。因此古良年先生不生氣，他早已就明白了社會所給的氣是必須忍受的；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如果眼光遠大，有一天最微賤人都能向最有權勢的人報復。也就是這個道理使「先生」不失去許多欽佩他的朋友。

現在後花園中的四人樂隊已開始奏樂，所有的客人都到齊了，古良年先生不再去想那幾個不速之客，他領着兩個個兒子去主持婚宴。

現在大花園中有幾百位客人，有的在用鮮花裝飾的木台上婆婆起舞，其他的坐在擺滿食物和美酒的長桌旁。新娘康妮·古良年與新郎、女傭相及迎賓招待員等坐在一個華美、特別墊高的桌子上；那是意大利古老的婚禮習俗。那並不合新娘的口味，但是康妮因爲自己選的丈夫不合父親的心意，所以同意用這個方式來博取父親的歡心。

新郎卡洛·李齊是個混血兒，父親是西西里人，母親是意大利北部人，他承受了母系遺傳的金髮碧眼。他的父母住在內華達州，他因爲犯了一件小案子而離開那州。在紐約他結識了桑·古良年，因此認識了他的妹妹。自然古良年先生會派可靠的朋友去過內華達，他們報告說卡洛所犯的案子是年青用槍不慎，不嚴重，把他犯罪的案底抹去很方便。他們也帶回了內華達合法賭博的詳情，那是「先生」極感興趣的，並且他早已在注意了，這是「先生」偉大的一部分，他從事各種贏利的事業。

康妮·古良年長得不美，削瘦而有點神經質，後期還變得愛罵人。可是今天她穿了白色的禮服，却也光芒四射有了幾分姿色。她在木桌下面的手是放在新郎強壯的大腿上，她嘟起了弓形的嘴給了他一個飛吻。

在她的心目中，他是非常英俊。卡洛·李齊很年青的時候，在露天的沙漠氣候中做過苦工，因此他肌肉非常發

達，把禮服脹得鼓鼓的。他浸浴在他新娘愛慕的眼光中，爲她添滿了酒杯，他對她盡心竭力地做得體貼入微，好像他們兩人是在演戲。但是他的視線却不時盯着掛在新娘右肩的絲質的大錢包，現在那裏面裝滿了賀儀。裝了多少呢？一萬？兩萬？卡洛·李齊笑了，這只不過是個開端，他終於娶了一個富貴人家的女兒，他們會照顧他的。

人叢中，一個短小精悍的年青人也在研究這個絲錢包，由於習慣成自然，保里·賈陀在想如何能竊取那隻大錢包。這個想法他覺得很有趣，但是他也知道那是天真的夢想，白費心機；就像小孩子夢想用汽槍打坦克車一樣。他看着他的主子，中年肥胖的彼德·克萊曼柴正攙着少女跳舞旋轉。克萊曼柴又高又大，舞技出家，他的大肚子緊貼着小舞伴們的胸部，贏得所有客人的掌聲。年紀較大的女人們抓住他的胳膊變成他下一隻舞曲的舞伴。年輕的男客人恭敬的讓出了舞池，隨着飄琴的節拍拍着手。最後當克萊曼柴軟癱在椅子中時，保里·賈陀給他端了一杯冷凍的黑酒，並且用他的絲手帕擦他額頭上的汗。克萊曼柴一口吞下酒，像鯨魚似的喘着氣，他不但沒有謝謝保里，而且簡畧的說：「別站着看跳舞，去做你的事，四下轉轉，看看一切是否沒問題。」保里就消失在人叢中。

樂隊暫時休息，一個叫做尼諾·范倫蒂的少年，拾起了台上的飄琴，他把左腳放在椅子上，開始唱粗俗的西西里情歌，尼諾·范倫蒂的臉很英俊，雖然因爲不斷的酗酒，皮膚有點發脹。他已經有了醉意，一面唱歌，一面翻眼睛，女人們高興的尖叫，男人隨着主唱人唱出每一節的最後一個字。

雖然「先生」的胖妻子也很高興的隨着其他的人高聲大叫，可是古良年先生對這種事却很拘束，他趁人不注意時回到屋子裏。桑·古良年看見他進去後，就擠到新娘席，在女傭相露西·麥茜尼的旁邊坐下，他們現在處境安全，他的妻子正在廚房爲喜餅做最後一道修飾。桑在那個少女耳旁低聲說了幾句話，她就起身離座，桑等了幾分鐘也隨着她離座，當他穿過人叢時，不時的停下來與客人寒暄。

所有的眼光都跟着他們，這位伴娘由於受過三年大學教育顯然已經完全美國化了，她是個成熟的女郎，已經聲名狼藉。在婚禮預習時，她一直不斷的刻意挑逗着桑·古良年賣弄風情，她認爲這樣該是沒問題的，因爲他是男債

相，與她是婚禮上是一組。現在她提高了她粉紅色的禮服，臉上裝出虛偽天真的微笑，走進屋內，輕盈的跑到樓上的浴室去。她在裏面就攔了一會兒，當她出來時，桑·古良年已在上面一層，招手向她示意。

湯麥斯·海根在古良年先生緊閉的窗戶的「辦公室」裏，遙望着花園中舉行的婚宴，他身後面的壁架上都是法律書籍。海根是「先生」的律師，或者也可以說是法律顧問，他在這家族事業中佔着最重要的附屬地位，他與「先生」在這間房內解決過許多令人頭痛的問題，所以當他看到教父離席進屋時，他就知道不管婚禮不婚禮，今天又有事情做了，「先生」會來看他的。後來他看見桑·古良年對露西·麥西尼耳語及他跟隨着進入屋內的小喜劇。海根繃着眉頭，盤算着是否應該告訴「先生」，結果決定不說。他走到書桌旁，拿起一張手寫的名單，這些都是獲准單獨拜見古良年先生的人。當「先生」走進房間時，海根把名單遞給他，「先生」點點頭說：「把龐納西拉排在最後。」

海根從法國式便門直接走入花園中，向聚集在酒桶旁的求見人的走去，他指指那麵包師納佐利尼。

古良年先生擁抱納佐利尼表示歡迎，他們從小在意大利一起長大，友誼與歲月俱增，每年復活節古良年家都收到納佐利尼送來的新鮮的乳酪和麥芽餅，皮色金黃，大如車輪。每逢聖誕節，或凡是家裏有人過生日時，純奶油的蛋糕就代表納佐利尼的敬意，這些年來不管好壞，納佐利尼都愉快的繳納「先生」年青時所組織的麵包業工會的會費，從來沒有要求過特殊的待遇，除了在戰時買些黑市糖票，現在這位麵包師有了問題來拜託老友，古良年欣然接見，準備答應他的請求。

他給納佐利尼一根雪茄及一杯黃色的酒，然後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鼓勵他說出心事。那是「先生」謙恭行爲的標記，他由於自己切身經驗，知道開口求朋友幫忙需要多大的勇氣。

麵包師說出了他女兒與恩佐的事。一個從西西里來的意大利好青年，被美軍俘虜；以戰俘的身份被送到美國，獲得假釋在他的麵包店幫忙，亦是幫助美國戰時所缺的人力；恩佐和納佐利尼的女兒嘉絲琳之間發生了純潔、正當的愛情。但是現在戰爭結束，這個可憐的孩子將被送回意大利，納佐利尼的女兒也一定會心碎而死，只有教父古良

年能幫助這一對苦惱的男女。他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先生的手搭在麵包師的肩膀上，在室內走來走去，他不斷表示瞭解的點着頭，鼓勵老朋友說下去，當麵包師說完之後，古良年笑着對他說：「我親愛的朋友，你不必擔心。」接着他很仔細的說明應該採取什麼步驟；一定要向該區的議員請願，由議員提出一個特別議案，這項議案將准許恩佐成爲美國的公民，議案當會在國會通過。這需花上一筆活動費，時價約是兩千元。古良年保證辦成，並且代收價款，他的朋友同意了嗎？

麵包師拼命的點頭，他並沒有期望朋友白白幫他這麼大忙，這是大家瞭解的。通過一條國會特別議案不會便宜。納佐利尼感激得幾乎要流下淚來。古良年送他到門口，保證派能幹的人員到麵包店去辦理一切，填寫所有必需的文件。麵包師擁抱了他，才消失在花園中。

海根對先生微笑着。「納佐利尼這筆投資真合算，花兩千元得到一個女婿兼麵包店終身的便宜下手。」他停了一下又說：「這件事交給誰辦？」

先生細眉思索，「不要交給我們的人。交給鄰區的那個猶太人。把地址改了，我想現在戰事結束會有許多類似的事件，我們在華府該有專人處理此事，同時價錢不要提高，」海根把一切記錄在他的小簿子上。「別找魯泰哥，試試找費錫。」

海根帶進來的第二個人的事情很簡單，他的名字叫安東尼·高波拉，他是古良年先生年青時在鐵路局做事的一位同事的兒子。高波拉要開一家小點心店；爲了裝修和特別的爐子，需要五百元付定銀。由於理由不充足，不能用信用貸款。先生伸手在口袋中掏出一疊鈔票，數目不够，他愁眉苦臉的對湯·海根說：「借給我一百塊錢，我星期一去銀行時還給你。」高波拉連忙說四百元够了，可是先生拍着他的肩膀，抱歉的說：「這次辦喜事令我缺少現金。」他接過海根遞給他的錢，連同他自己的一疊鈔票一起交給安東尼·高波拉。

海根很敬佩的冷眼旁觀，這是先生經常教導的，當一個人慷慨時，必須個人顯示出俠義的行爲。對高波拉來

說，像先生這種人竟向別人湊錢而借給他，是多麼令他受寵若驚啊！高波拉不是不知道「先生」是百萬富翁，可是有多少富翁肯讓窮朋友給他們添一點小麻煩呢？

先生揚起了頭疑問地望着海根。海根說：「名單上沒有路加·布拉西，可是他要見您，他知道不能公開露面，所以要單獨向您道賀。」

先生第一次顯出有點不愉快，答非所問的說：「有必要嗎？」

海根聳了聳肩說：「您比我更了解他，不過他非常感謝您發喜帖給他，他再也沒有想到；我想他是要向您當面致謝。」

古良年先生點點頭，示意把路加·布拉西帶來見他。

凱·亞當在花園中被路加·布拉西的猙獰面目嚇了一跳，她問他是什麼人。麥高帶凱來參加婚禮，原是想她慢慢的瞭解他父親的真相，而不至於太驚愕。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她似乎仍以爲先生是個不大守商業道德的商人。麥高決定間接的告訴她部份真相，他說路加·布拉西是美國東部黑社會中最可怕的人物之一；據說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他可以單獨進行謀殺事件，而不需要幫手，這使警方簡直無從破案和定罪。麥高苦着臉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是否是真的，但我確知他可以說是我父親的朋友。」

凱第一次開始明白了，她有點懷疑的問：「你不是暗示那種人在替你父親做事吧？」

他心裏想，不管它了。他直接了當的說：「大約十五年前，有些人想霸佔我父親的橄欖油進口生意，他們暗殺他，差一點兒得手。路加·布拉西反擊他們，據說他在兩個星期內殺了他們六個人，結束了著名的橄欖油之戰。」他笑着，好像在說笑話。

凱戰慄了。「你是說你父親被歹徒槍擊？」

「十五年前了，」麥高說：「從此以後一切太平無事。」他害怕他說的太多了。

「你是想嚇唬我！」凱說：「你只是不想我嫁給你。」她微笑着用肘戮他的肋骨。「真聰明。」麥高也微笑的對着她。「我要你好好想一想。」他說。

「他真的殺了六個人嗎？」凱問。

「報紙上那麼刊載，」麥高說：「沒人證實過。不過另有一件關於他的事沒人敢提，大約非常可怕，連我父親都不肯說。湯麥斯·海根知道那件事，但他不告訴我。有一次我鬧着玩的問他：『我要多大才能聽路加那件事啊？』湯說：『等你滿一百歲。』」麥高喝了一口酒說：「那一定是件很了得的事，路加一定是個很了得的人物。」

路加·布拉西實在是連魔鬼見到他都怕的人。矮壯、大頭，他的出現就是危險的訊號，他滿臉橫肉，棕色的眼睛露着兇光，他的嘴唇薄唇薄而粗糙，呈小牛肉色，還不太殘酷。

布拉西以兇暴聞名，而他對古良年先生的忠心耿耿也是有口皆碑，他本人就是先生勢力結構中大柱石之一。他這種人是少有的。

路加·布拉西不怕警方，不怕社會，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也不愛他的同胞，而偏偏敬愛古良年先生。布拉西被領到先生的面前後，他恭敬筆直的站着，結結巴巴的道喜，並且預祝一舉得個外孫兒，然後他遞給先生一個裝滿現金的信封，作為給新婚夫婦的賀禮。

原來他就是要做那件事。海根注視着古良年先生的變化。先生接見布拉西就像一個國王迎接他功勳卓著的大臣，絕不親密但是非常的敬重，古良年先生的每一個姿式、每一句話都使路加·布拉西明白他極受器重，一點不驚奇路加親自把賀儀交給他。他了解。

信封裏的賀儀一定比任何人送的都多，布拉西花了幾小時的時間盤算別人會送多少，才決定送這個數字。他要送得最多以表示他有最大的敬意，那就是他要親自把信封交給先生的原因，先生假裝不見的致謝着。海根看到布拉西的臉不再羶兇，而充滿了得意、愉快。布拉西在走出門之前親吻着先生的手，海根爲他拉開門，他謹慎的對布拉